



主编：姚海军 杨 枫

THE BEST OF THE CHINESE SF GALAXY AWARD

中国科幻银河奖

作品精选集

(2003~2005)



肆

CHINESE SF GALAXY AWARD

中国科幻银河奖

作品精选集

(2003~2005)



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科幻银河奖作品精选集·肆 / 姚海军, 杨枫主编.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411-3704-4

I. 中… II. ①姚… ②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7133号

中国科幻银河奖作品精选集·肆

姚海军 杨枫 主编

责任编辑 舒晓利 杨 枫

封面设计 杨 爽

版面设计 杨 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228mm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410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04-4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银河奖以“银河”为名,乃取其“群星汇聚”之意,首届由《智慧树》和《科学文艺》(现《科幻世界》)两家杂志联合举办。然而,未及1986年5月颁奖,《智慧树》即宣告停刊。彼时中国科幻境况之艰困由此可见一斑,也因而,杨潇、谭楷等银河奖的创办者愈加令人感佩。此后,银河奖由《科幻世界》独家主办,“银河奖征文”也从此成为杂志最重要的原创小说栏目并沿袭至今,迄今已历23届,奖励作品229篇/部(含长篇小说特别奖和短篇读者提名奖),星河、韩松、柳文扬、赵海虹、凌晨、何夕、潘海天、王晋康、刘慈欣等一大批科幻中坚通过这个平台成为中国科幻天空闪亮的明星,亦有更多的希望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

汇集经典、编辑出版一套《中国科幻银河奖作品精选集》的想法早已有之,而这样的心愿在最近两年变得愈加强烈。一方面因为日益感受到的来自不确定未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在《科幻世界》几代人三十余年的努力下,科幻文学终于呈献出从未有过的繁茂景象,对于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银河奖,我们有必要加以回顾和梳理。当然,促成这套书出版的,还有读者的呼声。也许,重温获奖经典,才更能感受星光的灿烂与永恒。

既为精选,便意味着存留与舍弃,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应该说,每一篇银河奖作品都有其不可替代性,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必须做出选

择。为此,编者制定了如下存舍原则:

- 1.以在科幻想象方面具有时代超越性的作品优先;
- 2.以比作品发表时更高的文学标准对全部获奖作品进行重新检视后加以筛选;
- 3.尽量兼顾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家与作品。
- 4.长篇小说特别奖作品不在收录范围内。

在此原则下,共精选出作品 109 篇。

我们力图使这套精选集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但限于不同时期科幻美学的差异性以及编者自身的学识与眼界,难免有偏颇之选、遗珠之憾,在此预先恳请作者及读者朋友体谅。

姚海军 杨枫

2013年10月10日

银河奖倡导者之一，《科幻世界》前总编谭楷先生的祝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科幻世界》举办了首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那时，科幻作家寥若晨星，寂寞地闪烁着。

在最困难的岁月，《科幻世界》把“银河奖”坚持办下来。进入九十年代，开始出现新星闪耀登场，巨星冉冉升起的壮观场面。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星河等等，如光芒四射的金星，高悬中天，中国科幻开始展现出如高尔基所描绘的“秋夜星空的辉煌”。

我想，不管前面还有什么曲折甚至阴霾，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银河奖”办下去，二十多年前的夙愿一定能实现，那就是：

星光灿烂，汇入银河。

谭楷

二〇一三年十月九日

目录
Contents

2003 年（第十五届）

伤心者	何宏伟	003
地球大炮	刘慈欣	033
春日泽·云梦山·仲昆	拉 拉	065
寄生之魔	罗隆翔	097
诗 云	刘慈欣	129
山海间	罗隆翔	153
思想者	刘慈欣	177

2004 年（第十六届）

镜 子	刘慈欣	195
关妖精的瓶子	夏 笳	237
审判日	何 夕	247
圆圆的肥皂泡	刘慈欣	285
潜入贵阳	凌 晨	303

2005 年（第十七届）

赡养人类	刘慈欣	345
天生我材	何 夕	381
深度撞击	谢云宁	411
卡 门	夏 笳	431
寂静之城	马伯庸	445

2003

(第十五届)

本届获奖名单：

◆ 银河奖

伤心者	何宏伟
地球大炮	刘慈欣

◆ 最佳新人奖

春日泽·云梦山·仲昆	拉 拉
寄生之魔	罗隆翔

◆ 读者提名奖

饿 塔	潘海天
唯 美	未明小痴
诗 云	刘慈欣
山海间	罗隆翔
思想者	刘慈欣

伤心者

何 夕

—

上午正是菜市场最繁忙的时候,我看着夏群芳穿过拥挤的人群,她的背影很臃肿。隔着两三米的距离,我看不清她买了些什么菜,不过她跟小贩们的讨价还价声倒是能听得很清楚。从这两天的经历来看,我知道小贩们对夏群芳说话是不太客气的,有时甚至于就是直接的奚落。不过,我从未见夏群芳为此表现出生气什么的,她似乎只关心最后的结果,也就是说菜要买得合算,至于别的事情,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她是毫不计较的。现在她已经买完菜准备离开,我知道她要去哪儿。

这座城市的四月是最漂亮的时候,各个角落里都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气候不冷也不太热,老年人皮帽还没取下,小姑娘们就钻空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迫不及待地穿起了短裙——这本来就是乱穿衣的时候呢。“乱花渐欲迷人眼”在这样的季节里成了不折不扣的双关说法。夏群芳对街景显然并没有欣赏的打算,她只是低着头很费劲地朝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装满蔬菜的篮子不时和她短胖的小腿撞在一起,使得她每走几步就会有些滑稽地打个趔趄。道路两旁的行道树都是清一色的塔松,在这座温带城市里,这种树比原产地要长得快,但木质也相对要差一些。夏群芳今天走的路线与平时稍有不同,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她总是

在这个时候到C大去看她的儿子何夕。

由于历史的原因,C大的校园被一条街道分成了两个部分,在这条街上还运行着一路公共汽车。夏群芳下车后,进入了校园的东区。现在是上午十点,她直接朝图书馆的方向走去,她知道这个时候何夕肯定在那里。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C大的图书馆有两个,分别位于东西两区,实际上,C大的东西两区曾经是两所独立的高校。用校方的语言来说这两所学校是合并,但现在的校名沿用了东区的,所以当年从西区那所学校毕业的不少学生常常戏称自己是“亡校奴”,并只对西区那所学校寄予母校的情怀。严格来讲,何夕也该算作“亡校奴”,不过何夕是在合并后才开始读C大硕士的,所以在何夕心中,母校就是东区和西区的整体。

何夕坐在东区图书馆底楼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看书,不时在面前的笔记本上写上几笔。这时候,有一个人正透过窗户悄悄地注视着他,窗外的人就是何夕的母亲夏群芳,她饶有兴致地看着聚精会神的何夕,汗津津的脸上荡漾着止不住的笑意。我看得出她有几次都想拍响窗户打个招呼,但她伸出手最终却犹豫了。倒是临近窗户坐着的两个漂亮女生发现了窗外的夏群芳,她们有些嫌恶地白了她几眼。夏群芳看懂了她们的这种眼神,不过她心情好不跟她们计较,她有个读硕士的儿子呢,夏群芳在单位里可风光了。想到单位,夏群芳的心情变得有些差,她已经四个月没有从那里拿到钱了。当然,她这四个月并没有去上班,她下岗了,现在摆着个杂货摊。按照夏群芳一向认为合理的按劳取酬原则,她觉得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夏群芳在窗外按惯例站了二十来分钟,她的脸上显得心满意足。我算了一下,为了这一语不发的莫名其妙的二十分钟,夏群芳提着十来斤东西多绕了五公里路,这种举动虽然不是经济学家的合理行为,但却是夏群芳的合理行为。

其实今天夏群芳是最没有理由来看何夕的,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何夕虽然住校,但星期天总会回家一趟。不过他不会在家里住,而是吃过晚饭又回到学校。夏群芳知道,在何夕的心里学校比家里好。不过对于这一点,夏群芳并不在意,只要儿子觉得高兴她也就高兴。夏群芳永远都不会知道,此刻摊放在何夕面前的那本大部头里究竟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但很肯定的是,每当夏群芳看到儿子聚精会神地沉浸在书中时,她的心里就会有一种没来由的欣慰。这种感觉差不

多在何夕刚上小学的时候就成形了。她以前就从不探究何夕读的是本什么书,更不用说何夕现在读的那些外文原著。从小到大,何夕在学业上的事情都是自己做主,甚至包括考大学填志愿选专业,以及后来大学毕业时由于就业形势不好又转回去读硕士等等,都是如此。想起儿子前年毕业时四处奔波求职时的情形,夏群芳就感到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她从没有想过大学生也有难找工作的一天,在夏群芳的心里,这简直无异于天方夜谭。有个同事对夏群芳说,这算啥,人家发达国家早就有这种事情了。说话的时候,那人脸上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情。不过事实却肯定地告诉夏群芳,的确没有一个好单位肯要她心中无比优秀的儿子何夕,她隐约听说这似乎和何夕的专业不好有关。不过在夏群芳看来,何夕的专业蛮好的,好像叫做什么什么数学。在夏群芳看来这个专业挺有用的,哪个地方都少不了要写写算算,写写算算可不就是什么什么数学嘛。夏群芳有一次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何夕听,但何夕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夏群芳的心中早就有了主见,自己的儿子可没什么不好,儿子的专业也是顶好的,那些不会用人的单位是有眼无珠,迟早要后悔死的。夏群芳有时没事就在想,有一天等何夕读完硕士后找个好工作一定要气气当初那些不识好歹的人,想到得意处,夏群芳便笑出声来。她有些不舍地又回头看了眼专心看书的儿子,然后才踏实地欣然离去了。

二

何夕抬起头来,朝我站的方向看过来。我愣了一下,立刻醒悟到他是在看夏群芳的背影。这时,坐在窗户边的那两个女生开始议论说刚才那个在外边傻乎乎看了半天的人不知是谁,何夕有些愤怒地瞪了她们一眼。他其实很早便知道母亲就站在窗户外注视着自己,在他的记忆里,母亲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会到学校的图书馆来看自己读书。何夕知道,母亲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来,纯粹是前几年的习惯所致,实际上,母亲现在的每一天都可算是放假。何夕看着母亲远去的背影叹了口气,他觉得自己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有时候何夕的心里会隐隐升起一股对母亲的埋怨,他觉得母亲实在太迁就自己了,从小到大许多事情她几

乎都由何夕自己做主,如果当初母亲能够在选择专业上不要过分顺从自己就好了。何夕摇摇头,觉得自己不该这样埋怨母亲,他其实知道母亲并不是不想帮自己,而是实在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何夕看了下表,急促地向窗外扫视了一下。按理说江雪应该来了,他们说好上午十一点在图书馆碰面的。何夕简单收拾了一下朝外面走去,刚到门口就见到了江雪。

与何夕比起来,江雪应该算是现代青年了。单从衣着上来看,江雪就比何夕领先了五年。这样讲好像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何夕落后了五年,因为江雪的打扮正是眼下最时兴的。她的发型是一种精心雕琢出来的叫做“随意”的新样式,脑后用丝质手绢绾了个小巧的结,衬出她粉白的面庞,愈发显得清丽动人。看着那条手绢,何夕心里感到一阵温暖,那是他送给江雪的第一件礼物。手绢上是一条清澈的江河,天空中飘着洁白的雪花。他觉得这条手绢简直就是为江雪定做的一样。看到他们两人走在校园里的背影,很多人都会以为是一个学生在向老教授请教问题,不过江雪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尽管要好的几个女生提到何夕时总是开玩笑地问:“你的老教授呢?”小时候,她和大她两岁的何夕是邻居,有过一些想起来很温馨的儿时记忆。后来由于父母亲的工作变动,他们分开了,但十多年后却很巧地在C大又遇上了。当时,江雪碰到迎面而来的何夕,两人不约而同地喊道:“哎,你不就是……哎……那个……哎……吗……”等到想起对方的名字后,两个人都大笑起来。所以,两人后来还常常大声地称呼对方为“那个哎”。江雪觉得何夕和自己挺合得来,别人的看法她并不看重。她知道在计算机系和高分子材料系里,有几个男生在背地里说他们是鲜花和牛粪。在江雪看来,何夕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恰恰相反,江雪觉得何夕身上充满了灵气。给江雪印象最深的是何夕的眼睛,在此之前,她从未见过谁拥有这样一双睿智而深邃的眼睛。看到这双眼睛的时候,江雪总禁不住地想,拥有这样一双眼睛的人一定是不平凡的。

每当看到江雪的时候,何夕的心情就变得特别好,实际上也只有这时候他才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何夕很小就知道自己的性格缺陷,当他手里边有事情没完成时总是放不下,无论做别的什么事情总还惦记着先前的那件事。他本以为自己这辈子都是这种性格了,但江雪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和江雪在一起时,他也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像换了一个人。那些不高兴的事、那些未完成的事都可以抛在脑后,甚至包括“微连续”。一想到“微连续”,何夕不禁有些分神,脑子里开始出现一些很奇特的符号。但他立刻收回了思绪——实际上只有在江雪到来时他才会这样做,同时也只有在江雪到来时他才做得到这一点。江雪注意到了何夕一刹那间的走神,在她的记忆里这是常有的事。有时大家玩得正开心,何夕却很奇怪地变得无声无息,眼睛也很缥缈地盯住虚空中的不知什么东西。这种情形一般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过一会儿何夕会自己“醒”过来,就像从睡梦中醒来一样。这样的情况多了,大家也就不在意了,只把它理解成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怪癖之一。

“先到我家吃午饭。我爸说要亲自做拿手菜。”江雪兴致很高地提议,“下午我们去滑旱冰,老麦才教了我几个新动作。”

何夕没有马上表态,眼前浮现出老麦风流倜傥的样儿来。老麦是计算机系的硕士研究生,也算是系里的几大才子之一,当初与位居几大佳人之列的江雪本来都开始有了那么一点意思,但是何夕出现了。用老麦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想都想不到地输给了江雪的儿时记忆”。不过老麦却是一个洒脱之人,几天过后便又开始大大咧咧地约江雪玩儿,当然每次都很君子地邀请何夕一同前往。从这一点讲,何夕对老麦是好感多于提防。不过,有时连何夕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老麦和江雪站在一起时显得有多么协调,无论是身材相貌还是别的,这个发现常常会令何夕一连几天都心情黯然。但江雪的态度却是极其鲜明的,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何夕的感情。有一次,老麦略带不屑地说了句“小孩子的感情靠不住”,结果江雪出人意料地激动了,她非要老麦为这句话道歉,否则就和他绝交,结果老麦只得从命。当时,老麦的脸上虽然仍旧挂着笑容,但何夕看得出老麦其实差点儿就扛不住了。自这件事情之后,老麦便再也没有做过任何形式的“反扑”——如果那算是一次反扑的话。

何夕在想要不要答应江雪,他每个星期天都答应母亲回家吃晚饭的,如果去滑旱冰,晚上就赶不及回去吃饭了。但是江雪显然对下午的活动兴致很高,何夕还在考虑的时候,江雪已经快乐地拉着他朝她家跑去,那是位于学校附近的一套商品房。路上江雪银铃一样美妙的笑声驱散了何夕心中最后的一丝犹疑。

三

江北园解下围裙走出厨房，饶有兴致地看着江雪很难称得上娴静的吃相。退休之后，他简直可称为神速地练就了一手烹调手艺，高兴得江雪每次大快朵颐之后都要大放厥词称，他本来就不该是计算机系的教授，而应当是一名厨师。也许正是江雪的称赞使他最终拒绝了学校的返聘，并且也没有接受另一些单位的聘请。何夕有些局促地坐在江雪身旁，半天也难得动一下筷子。江家布置得相当有品位，如果稍作夸张的话，可称得上一般性地豪华。以江北园的眼光来看，何夕比以前常来玩儿的那个叫什么老麦的小伙子要害羞得多，不知道性格活泼的江雪怎么会做出这种选择。不过江北园知道，世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够讲道理的，女儿已经大了，家里人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代她去作判断了。

“听小雪说，你是数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江北园询问道。

何夕点点头，“我的导师是刘青。”

“刘青。”江北园念叨着这个名字，过了一会儿有些不自然地笑笑说，“退休后，我的记性不如以前了。”

何夕的脸微微发红，“我们系的老师都不太有名，不像别的系。以前我们出去提起他们的名字时，很多人都不熟悉，所以后来我们都不提了。”

江北园点点头，何夕说的是实情。现在C大最有名的教授都是诸如计算机系外语系电力系的，不仅是本校，就连外校和外单位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大名——有些是读他们编写的书，有些是使用他们开发的应用系统。不久前，C大出了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一个学生发明的皮革鞣制专利技术被一家企业以七百万元买走，尔后，皮革系的教授们也跻身这一行列。

“你什么时候毕业？”江北园问得很仔细。

“明年春季。”何夕慢吞吞地夹了一口菜，感觉并不像江雪说的那样好吃。

“联系到工作没有？”江北园没有理会江雪不满的目光，“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

何夕的额头渗出了细小的汗珠，他觉得嘴里的饭菜味同嚼蜡，“现在还没有。我正在找，有两家研究所同我谈过。另外，刘教授也问过我愿不愿意留校。”

江北园沉吟了半晌，他转头看着笑咪咪的女儿，她正一眼不眨地盯着何夕

看，仿佛在做研究。

“你有没有选修其他系的课程？”江北园接着问。

“老爸！”江雪生气地大叫，“你要查户口吗？问那么多干吗？”

江北园立时打住，过了一会儿说：“我去烧汤。”

汤端来了，冒着热气。没有人说话，包括我。

四

老麦姿态优美地滑过一圈弧线，动作如行云般流畅。何夕有些无奈地看着自己脚下凭空多出来的几只轮子，心知自己绝不是这块料。江雪本来一手牵着何夕一手牵着老麦，但几步下来便不得不放开了何夕的手——除非她愿意陪着何夕练摔筋斗的技巧。

这是校外一家叫做“尖叫”的旱冰场，以前是当地科协的演讲厅，现今承包给个人改装成了娱乐场。条件比学校里的要好许多，当然价格是与条件成正比的。由于跌得有些怕了，何夕便没有再上场，而是斜靠着围栏很有闲情般地注视着场内嬉戏的人群。当然，他目光的焦点是江雪。老麦正在和江雪练习一个有点难度的新动作，他们在地里穿梭往来的时候就像是两条在水中翩翩游弋的鱼。这个联想让何夕有些不快。

江雪可能是玩儿得累了，她边招手边朝何夕滑过来，到跟前时，却又突然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急旋方才稳稳停住。老麦也跟着过来，同时扬起手向场边的小摊贩很潇洒地打着响指。于是，那个矮个子服务生忙不迭地递过来几听饮料。老麦看看牌子，满意地笑着说，你小子还算有点记性。

江雪一边擦汗一边喝着饮料，不时仰起脸神采飞扬地同老麦扯几句溜冰时的趣事。“你撞着那边穿绿衣服的女孩好几次，”江雪指着老麦的鼻尖大声地笑着说，“别不承认，你肯定是有意的。”老麦满脸无辜地摇头，一副打死也不招的架势，同时求救地望着何夕。何夕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帮不了老麦，只好装糊涂地看着一边。“算啦，”江雪笑嘻嘻地摆摆手，“我们放过你也行，不过今天你得埋单。”老麦如释重负地抹抹汗说：“好啦，算我折财免灾。”何夕有点尴尬地看着老麦从兜里掏出钱来，虽然大家是朋友，但他无法从江雪那种女孩子的角度把这看

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至少有一点,他觉得总是由老麦做东是一件令他难以释怀的事。但想归想,何夕也知道自己是无力负担这笔开支的。老麦家里其实也没给他多少生活费,但是他的导师总能揽到不少活儿,有些是学校的课题,但更多的是帮外面的单位做系统。比方说一些小型的自动控制,或是一些有关模式识别方面的东西,以及帮人做网页,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是组一个简单的计算机局域网,虽然名称是叫什么综合布线。这所名校的声誉给他们招来了众多客户。很多时候,老麦要同时开几处工,虽然他所得的只是导师的零头,但这已足够让他的经济水准在学生中居于上层了,不仅超过何夕,而且肯定也超过何夕的导师刘青。在何夕的记忆里,除了学校组织的课题之外,他从未接过别的项目。何夕有一次闲来无事,他把自己几年来参与课题所得加在一起之后,发现居然还差一块钱才到一千元。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何夕简直想破了头想要找出自己可能忽略了的收入以便能凑个整数,但直到他启用了当代数学最前沿的算法,也没能再找出一分钱。

“今天玩儿得真高兴。”江雪意犹未尽地擦拭着额上的汗水。老麦正在远处的收费处结账,不时和人争论几句。何夕默不作声地脱着脚上的旱冰鞋,这时,他这才感到这双脚现在又重新属于自己了。

“四点半不到,时间还早啦。”江雪看看表,“要不我们到‘金道’保龄球馆去?”

何夕迟疑了片刻,“我看还是在学校里找个地方玩儿吧。”

江雪摇摇头,乌黑的长发掀起了起伏的波浪,“学校里没什么好玩儿的,都是些老花样。还是出去好,反正有老麦埋单。”

何夕的脸突然涨红了,“我觉得老让别人付钱不好。”

江雪诧异地盯着何夕看,“什么别人别人的,老麦又不是外人。他从来都不计较这些的。”

“他不计较,可我计较。”何夕突然提高了声音。

江雪一怔,仿佛明白了何夕的心思。她咬住嘴唇,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四周。这时,老麦兴冲冲地跑回来,眼前的场面让他有些出乎意料。“怎么啦?”老麦笑嘻嘻地问,“你俩在生谁的气?”他看看表,“现在回去太早啦,我们到‘金道’去打保龄球怎么样?”

何夕悚然一惊,老麦无意中的这句话让他的心里发冷。又是“金道”,怎么会